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八

頌作於成周之初故曰
成康沒而頌聲寢
於周之末

蘇氏曰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
如風雅有徒作而不用者也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

李氏曰周公之營洛邑見於名誥洛誥按名誥曰
周公乃朝用書命庚殷侯甸男邦伯則是周公營

洛邑之崑諸侯皆在也至於成洛邑以朝諸侯則於
書無所見○鄭氏曰成洛邑居攝五年崑○孔氏曰

周公朝諸侯正在居攝六年明堂位云踐天子之位
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即此崑也竊以為不

然按洛誥云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
七年則是周公成洛邑在於七年非在於五年朝諸

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
受諸侯之朝率以祀文王者洛誥所謂王在新邑烝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八

周頌

蘇氏曰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有徒作而不用者也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

李氏曰周公之營洛邑見於各詁洛詁按各詁曰周公乃朝用書命庚殷侯甸男邦伯則周公營

洛邑之崑諸侯皆在也至於成洛邑以朝諸侯則於書無所見○鄭氏曰成洛邑居攝五年崑○孔氏曰

周公朝諸侯正在居攝六年明堂位云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即此崑也竊以為不

然按洛誥云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

七年則是周公成洛邑在於七年非在於五年朝諸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率以祀文王者洛誥所謂王在新邑烝

頌作
成
於
孔
氏

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此所謂祀文王也

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

音者矣○朱氏曰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若在

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孔氏曰

禮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

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

於音鳥穆清廟肅雝顯相息亮反濟多士秉文之德對

越在天駿音峻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古字王

毛氏曰於歎辭穆美也○朱氏曰穆又有深遠之

意○釋文曰清廟者杜預云肅然清淨之稱也鄭氏

曰廟之言頌也死者不可得見故立宮室象頌之耳○毛氏曰肅敬雝無相

助也○蘇氏曰於哉美哉其祀文王於清廟也有

肅肅其敬雝雝其無者實顯相其禮○鄭氏曰濟

濟之眾士皆執行文王之德對配越於也在天文

王精神在天駿大也朱氏曰駿大而疾也俱疾走而來在廟

中助祭○王氏曰秉文王之德故能對越文王在

天之神駿奔走在廟以承清廟之事也○朱氏曰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對越其在天者

王氏曰於是文王之德可謂顯矣成王率諸多士

駿奔走在廟則可謂承矣顯也承也如此無射於

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此所謂祀文王也

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

音者矣○朱氏曰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若在

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孔氏曰

禮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

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

於音易穆清廟肅雝顯相反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

越在天駿音峻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毛氏曰於歎辭穆美也○朱氏曰穆又有深遠之

意○釋文曰清廟者杜預云肅然清淨之稱也鄭氏

曰廟之言頌也死者不可得見故立宮室象頌之且○毛氏曰肅敬雝蘇相

助也○蘇氏曰於哉美哉其祀文王於清廟也有

肅肅其敬雝雝其蘇者實顯相其禮○鄭氏曰濟

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對配越於也在天文

王精神在天駿大也朱氏曰駿大而疾也俱疾走而來在廟

中助祭○王氏曰秉文王之德故能對越文王在

天之神駿奔走在廟以承清廟之事也○朱氏曰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對越其在天者

王氏曰於是文王之德可謂顯矣成王率諸多士

駿奔走在廟則可謂承矣顯也承也如此無射於

人矣鄭氏曰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

也是不承文王與言其承之也此文王之德

人無厭之○蘇氏曰言文王之澤

久而不忘○朱氏曰謂是尊承也

辭也○東萊曰士虞禮祝辭曰哀子某哀顯相夙

興亦處不寧然則自主人之外餘皆顯相也成王

祭主也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濟濟多士

廣言助祭之人凡有事者皆在也秉文之德顯相

多士凡助祭者莫不秉文之德也相維辟公天子

穆穆言顯相之肅維則成王穆然主祭之氣象不

言可見矣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孔氏曰太平告文王之樂

未終而沒成王周公繼之天下太平

以為文王之德之致也故以告之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

溢音逸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中庸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

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

文也純亦不已李氏曰中庸亦是斷章取義

此詩但言天命周家無窮

○毛氏曰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鄭氏曰命猶

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程

說文引詩
作誠以謚
我春和傳
何以與哉

之賦與萬物者曰天命天命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王
 氏曰不顯者乃所以甚言其顯也○蘇氏曰假大也○鄭氏曰溢盈溢也○橫渠張氏曰純則舉大本也○朱氏曰溢盈而被於物也收受也言文王之德大而被及於我我既受之矣○鄭氏曰駿惠大順也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欲使後王皆厚之非維今也○李氏曰後世當大順文王而厚之則可以保太平之業也○蘇氏曰惟爾子孫世益厚之朱氏曰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怠也○東萊

曰說詩者非惟有鑿說之害亦有衍說之害如此詩曾孫篤之毛氏謂能厚行之於文義未有害也然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而不忘所謂行者固亦在其中矣但曰曾孫篤之則意味深長衍一行字意味即短至王氏遂云篤力行而有所至說益詳而無復餘味矣凡諸說比自當以此倣之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舞也

孔氏曰奏象之樂歌也○劉氏曰象則文王之樂所謂象劑者蓋文武也

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是以序曰奏象舞其辭曰文王也將舞武則先歌武是以武之序曰奏大舞其辭曰於皇武王也內則十三學舞勺勺大舞也十五學舞象象則象劑也

○朱氏曰祭統曰下而管象豈所謂南籥者歟○孔氏曰文王豈有擊刺之濩武王作樂象而為舞名之曰象○橫渠張氏曰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以學之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許乞反用有成維周之禎

毛氏曰典濩也肇始禋祀也迄至禎祥也○鄭氏

曰清明也○王氏曰緝續熙廣也○朱氏曰此清

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橫渠張氏曰肇禋始

大祀文王也○蘇氏曰迄于周公遂以有成其成

雖當周公之世然其禎祥見於文王矣○東萊曰

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謂肇禋以文

王配帝始於此也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孔氏曰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樂歌也謂周公

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祭祖考成諸侯○蘇氏曰武王崩成王逾年即位而稱王雖稱王矣而不能

治王事故未嘗即政是以周公當國而治事非攝其位蓋行其事也其後七年退而復辟則成王於是即

政亦非復其位蓋復其事也故此諱之序曰成王即政即政非即位也苟成王有即位有即政則周公之

未嘗攝位明矣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

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

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毛氏曰烈亮也○孔氏曰有亮明文章者君人之

辟公○歐陽氏曰呼助祭之諸侯曰烈文辟公文武錫此祉福矣惠我君臣以無疆之休子孫其永保之○王氏曰戒之以無封以專利無靡以傷財則王之所崇也○朱氏曰崇尊尚也○毛氏曰戎大也○蘇氏曰念其先祖之功則繼其序者益大矣朱氏曰皇大也○王氏曰念祖考之戎功則師衆之不銀○鄭氏曰無疆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李氏抑詩解曰苟能得人則四方皆訓效之矣○李氏曰莫光顯者修德也百辟其有不為濃乎○鄭氏曰民箋云百辟百君○王氏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者

戒之以用人也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者戒之以務德也外乎前王不怠者言如上所云則前王所念而不釋也先王之戒諸侯也欲其競競則中國強矣欲其顯顯則中國尊矣欲其四方訓之百辟刑之則欲其各以德善胥訓胥效也內則百僚師師外則諸侯胥訓胥效則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矣而先儒以謂先王不欲諸侯名譽出境是乃為征經營天下惴惴恐天下軋已之私意何足以語先王也蓋所謂德者以至誠出於仁義也未有仁而遷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苟能使人至

臣上言言
卷之二十一

誠出於仁義則其疆也其顯也是乃吾之所保也
○東萊曰於乎前王不忘如其自唐叔以下實寵
嘉之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大作祀先王先公也孔氏曰祀先王先公之樂歌也蘇氏曰周之初皆祀猶及先公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

夷之行如子孫保之此指曰後漢書西夷傳作彼相者岐全案彼書相但作徂而引詩解君章句亦曰訓為之徂矣字作若韓子亦云彼相有岐

艷氏曰高山謂岐山也天生此高山大王自幽遷

焉○渤海胡氏曰荒奄也太王遷居奄有之孔氏曰荒

大也○橫渠張氏曰關而大之也○鄭氏曰康安徂往行道也○

毛氏曰夷易也○蘇氏曰大王遷於岐山始茲而

有之亦既作之矣文王從而安之文王既逝矣岐

周之人世載其夷易之道子孫保之不替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孔氏曰郊祀天地之樂歌也○蘇氏曰郊謂冬至祭

徂沈括筆談謂作此

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毛氏曰二后文武也○鄭氏曰成王不敢康成此

王功不敢自安逸○毛氏曰宥寬也○孔氏曰於

夙夜基命宥

誠出於仁義則其疆也其顯也是乃吾之所保也
○東萊曰於乎前王不忘如其自唐叔以下實寵
嘉之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大作祀先王先公也

孔氏曰祀先王先公之樂歌也蘇氏曰周之初皆祀猶及先公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

夷之行

如子孫保之詩曰後漢書曰夷傳作岐今案彼書岐但作徂而引詩曰後漢書曰夷傳作岐今案彼書岐但作徂而引詩曰後漢書曰夷傳作岐今案彼書岐但作徂而引

艷氏曰高山謂岐山也天生此高山大王自幽遷

焉○渤海胡氏曰荒奄也太王遷居奄有之

上氏曰荒

大也○橫渠張氏曰關而大之也

○鄭氏曰康安徂往行道也○

毛氏曰夷易也○蘇氏曰大王遷於岐山始茲而

有之亦既作之矣文王從而安之文王既逝矣岐

周之人世載其夷易之道子孫保之不替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孔氏曰郊祀天地之樂歌也○蘇氏曰郊謂冬至祭

昊天於圓丘夏至祭地祇於方澤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字如不敢康夙夜基命宥

音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毛氏曰二后文武也○鄭氏曰成王不敢康成此

王功不敢自安逸○毛氏曰宥寬也○孔氏曰於

於乎可歎美也。○蘇氏曰：單厥心肆其盡之盡其心矣，故能定之也。○朱氏曰：宥宏深也，密靜密也。天將祚周，以天下既有服命矣，文武受之，將成其王業，不敢康寧，夙夜積德，以為受命之基者至深遠矣。又續而廣之，盡其心以定天命也。○蘇氏曰：此詩有成王不敢康而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為此言成王誦康王釗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之詩矣。周公制禮禮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於禮樂者備矣。後世無容易之，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

成康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也。

李氏書曰：成王畏相，必不是周之成王。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孔氏曰：祀文王於明堂之樂，歌也。即季經所謂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月令季秋大享帝，但月令秦世之書，周法不必然。○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圓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報本，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故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朱氏曰：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物成之也。昔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

音之儀式刑文王之

典日靖四方伊嘏

古雅反

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

天之威于時保之

鄭氏曰將猶奉也○毛氏曰享獻也○鄭氏曰右

之右助之○橫渠張氏曰維天其右之不必饗之

○蘇氏曰奉其牛羊而獻之曰天其尚右我而饗

此乎蓋不敢必也○鄭氏曰儀則式象也○鄭氏

曰刑濇也○陳氏曰濇文王之典以安四方○鄭

氏曰受福曰嘏孔氏曰特牲少牛皆載祝以神辭嘏主人與之以福維受福

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孔氏曰佑助而欲饗之時是也○

陳氏曰歌是詩於文王併言所以配享之意○李

氏曰雖曰享吾之祭亦豈可自滿哉故當夙興夜

寐疊疊怵惕畏天之威○朱氏曰夙夜畏天之威

然後天命可以長保矣○東萊曰明堂祀上帝而

文王配焉故此詩雖文王之樂歌必先言祀天而

次言祀文王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言

祀天也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

右饗之言祀文王也於天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

辭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

法文王所以濇天也率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

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巡守時祭柴望也孔氏曰巡守告祭柴望之樂歌也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

其守土諸侯至于方嶽之下乃作告至之祭為柴望之禮柴祭昊天聖祭山川左傳云魯武王克商作頌

曰載戢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

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

在位載戢側左反干戈載櫜音羔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

夏戶雅反允王保之

毛氏曰邁行也○鄭氏曰時出行其邦國謂巡守

右朱傳訓尊

右序右助次序也○毛氏曰震動疊愍懷來柔

安喬高也○李氏葛覃解曰薄者語辭也○歐陽

氏曰武王巡守諸國警動之而諸侯皆警愍而修

職也○鄭氏曰武王巡守其至方嶽之下來安羣

神望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信哉武王之宜為君

也○李氏曰以諸侯則莫不畏威以百神則莫不

懷柔人神各得其所詩人推美之曰信乎王能盡

為君之道也○鄭氏曰式用也載之言則也○毛

氏曰戢聚櫜韜也孔氏曰櫜者一名韜○鄭氏曰懿美也

肆陳也○朱氏曰則又曰明昭乎有周也其巡守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巡守時祭柴望也孔氏曰巡守告祭柴望之樂歌也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

其守土諸侯至于方嶽之下乃作告至之祭為柴望之禮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左傳云咎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

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

在位載戢側左反干戈載櫜音羔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

夏戶雅反允王保之

毛氏曰邁行也○鄭氏曰時出行其邦國謂巡守

右朱傳訓尊

也右序右助次序也○毛氏曰震動疊懇懷來柔

安喬高也○李氏葛覃解曰薄者語辭也○歐陽

氏曰武王巡守諸國警動之而諸侯皆警懇而修

職也○鄭氏曰武王巡守其至方嶽之下來安羣

神望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信哉武王之宜為君

也○李氏曰以諸侯則莫不畏威以百神則莫不

懷柔人神各得其所詩人推美之曰信乎王能盡

為君之道也○鄭氏曰式用也載之言則也○毛

氏曰戢聚櫜韜也孔氏曰櫜者一名韜○鄭氏曰懿美也

肆陳也○朱氏曰則又曰明昭乎有周也其巡守

則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叙諸侯之在位者歛其甲
兵而收藏之與為休息又益求懿德之行而脩之
使廣被乎中國則信乎能保天下矣○李氏曰文
猶膏梁武猶藥石藥石可以治病而不可以養生
武王取天下矣必求文德以施中國所謂懿德者
非必美德之士也但求文德而施之則可以保天
下也鄭氏曰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之大者稱夏○孔氏曰春官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出告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東萊曰人
之宗子主一家者也天之子主天下者也昔邁其
邦人神莫不受職則昊天其子之可知矣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祀武王也孔氏曰祀武王之樂歌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

奄有四方斤斤紀觀反其明鍾鼓喤喤萃彭反磬筦音將

將七芊反降福穰穰如芊反降福簡簡威儀反反如字既醉

既飽福祿來反

鄭氏曰競強也○毛氏曰烈業也○李氏曰易曰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君亦自強然後可以

成功○毛氏曰不顯成康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

之也皇美也奄同也孔氏曰釋言又云奄盡也鄭於闕宮玄鳥箋皆以奄為覆

覆四方同為已斤斤明察也朱氏曰武王持其自有與傳不異也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此其所以成大功而安之季氏曰惟能如此故上帝美之所以集大命而有天下也蘇氏曰周之興也遠矣至於武王成而安之然後能奄有四方使其明無所不至毛氏曰嗶嗶齎也將將集也穰穰衆也簡簡大也毛氏賓之初筵傳曰反反言重慎也毛氏曰反復也季氏曰既醉既飽蓋祭終而飲福爾言祭祀之時鍾鼓管磬之樂皆齎故神降之福祭終飲福威儀備具此福祿所以反復至未艾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

孔氏曰后稷配天之樂歌也○國語云周文公之為頌曰思文后稷

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作○李氏曰惟思文時邁乃周公作餘詩乃他人所作也國語所以惟此二詩知其周公所作及餘不可得而知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

之烝反

民莫匪爾極

貽音夷

我來牟

如字

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朱氏曰思語辭也○鄭氏曰先祖有文德之后稷

○朱氏曰克配彼天言其播種之功可以配天也

○毛氏曰極中也○孔氏曰管堯遭洪水后稷播

植百穀以立我天下衆民之命使衆民無不於爾

后稷得其中正言民賴后稷復其常性○鄭氏曰
貽遺也○毛氏曰牟麥也李氏曰孟子曰牟麥播種而擾之趙岐曰薶麥
大麥也廣雅又以爲來小麥也牟大麥也○朱氏曰此乃天命后稷率
育斯民無有內外彼此之殊○陳氏曰遂使常道
得陳於中國所謂富而後教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之二十八終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九

臣工之什

臣工諸侯助祭遷於廟也孔氏曰諸侯助祭遷於廟之樂歌也

譙郡張氏曰先王深知義禮之本原起於稼穡之

際故其於農事常首先天下之政諸侯助成王祭

其歸而戒之以農事者由此故也先王巡四嶽較

諸侯之善惡其慶始於土地辟田野治其罰始於

土地蕪蕪田野不治夫惟戒諸侯之事莫急於新

畬之勤制諸侯之賞罰歸先於田野土地之政則

夫先王之意槩可見矣

嗟嗟臣工敬力之爾在公王釐反爾成來咨來茹如頂反

嗟嗟保介維莫音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音於

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訖乞反用康年命我衆

人持耻反乃錢子踐反罇音博奄觀銍珍栗反艾音刈

氏曰成王周公將遷諸侯不直戒其身戒其各

大夫以警切之○毛氏曰嗟嗟勅之也工官也○

朱氏曰在公凡公家之事也○蘇氏曰釐賜也○

鄭氏曰咨謀如度也○朱氏曰保介者蓋保其君

而戒之也鄭氏據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

保介之御間以為車右衣甲持兵故曰保介按呂

氏春秋亦有此文高誘注云保介副也鄭氏之說

近晦不若高說之明白暮春在夏正為建辰之月

在周正為建寅之月然先儒謂商周雖改正朔特

以是月為歲首至於朝祭事猶用夏正祭用仲月

則春祠宜在建卯之月祭畢遣之時春已向暮農

事不可緩也○毛氏曰田一歲曰新三歲曰畬○

鄭氏曰將大迄至也於皇於美康年樂歲衆人庶

民○王氏曰言命我衆人則諸侯之衆莫非王人

○毛氏曰罇具錢鉞孔氏曰說文曰錢鉞古罇鑄田器世本日鑿作鉞罇鑄

孔氏曰李巡曰鋤也呂氏曰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以間耨也高誘注云耨芸田也六寸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力之反爾成來咨來茹如預反

嗟嗟保介維莫音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音於音

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訖乞反用康年命我衆

人疇持耻反乃錢子踐反罇音博奄觀銍珍栗反艾音刈

孔氏曰成王周公將遷諸侯不直戒其身戒其各

大夫以警切之○毛氏曰嗟嗟勅之也工官也○

朱氏曰在公凡公家之事也○蘇氏曰釐賜也○

鄭氏曰咨謀如度也○朱氏曰保介者蓋保其君

而戒之也鄭氏據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

保介之御間以為車右衣甲持兵故曰保介按呂

氏春秋亦有此文高誘注云保介副也鄭氏之說

近晦不若高說之明白暮春在夏正為建辰之月

在周正為建寅之月然先儒謂商周雖改正朔特

以是月為歲首至於朝祭事猶用夏正祭用仲月

則春祠宜在建卯之月祭畢遣之時春已向暮農

事不可緩也○毛氏曰田一歲曰新三歲曰畬○

鄭氏曰將大迄至也於皇於美康年樂歲衆人庶

民○王氏曰言命我衆人則諸侯之衆莫非王人

○毛氏曰疇具錢鉞孔氏曰說文曰錢鉞古罇罇

田器世本日基作鉞

孔氏曰李巡曰鋤也呂氏曰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以間稼也高誘注云耨芸田也六寸

所以入銚穫也孔氏曰說文曰銚穫禾短鎌也管

苗間銚後成農是○朱氏曰艾刈同穫也○蘇氏曰

諸侯朝正於王因助於廟祭終而遣之遂戒其羣

臣百工曰戒爾公事王既錫爾成灋有所不知則

來咨度以定之○朱氏曰既又問之曰今既暮春

矣爾之田事如何哉○李氏曰既至其國果何求

哉惟問其新畝之如何觀其土地或闢或荒也於

乎美哉后稷教民稼穡求得來牟大受其明朱氏

年當夏而熟○王氏曰為天所享迄至于今用康年也日來

戒使命衆人各疇乃錢鑄以治田奄忽之間則以

觀銚艾矣○東萊曰明昭上帝迄用康年言明昭

上帝監我有周而常賜之豐年也

臣工一章十六句

噫音其嘻音倍春夏祈穀于上帝也鄭氏曰月令孟春

龍見而雩是與○孔氏曰月令仲夏大雩帝以祈穀

實是雩為祈穀之文但雩以龍見當在孟夏之月為

噫嘻成王既昭假音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音峻

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王氏曰噫嘻歎辭○鄭氏曰昭著假至也時是播

種也○朱氏曰言我之成其王業既昭假于爾上

王肅云三十里天地合所
之而二十則天下編也

帝矣我今率是農夫播其百穀曰爾其大發爾之
私田終三十里而民亦皆服其耕事萬人畢出而
竝耕也二人竝耕為耦○毛氏曰私民田也言上
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爾○鄭
氏曰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
一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
里少半里也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於是民大事
其田萬耦同肯舉也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孔氏
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
以百自乘是萬也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
為三十三
里餘百步○鄭氏曰言人事盡矣所不足兩耳是

以告之天也私民田也上之告民則先其私民
未上則先其公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交相愛也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

音

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鄭氏曰二王夏殷也其

稿心杜實五十耦
一之後來助
樂歌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杜彼無惡
杜此無斁音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毛氏曰興也

振振羣飛貌鷺白鳥雝澤也

孔氏曰

雝杜西有此澤無取于西之義也○王氏曰西雝蓋辟
離也辟離有水鷺所集也○朱氏曰先儒多謂辟離杜
西郊故
鄭氏曰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于

王肅云三十里天
之而二十則天下

帝矣我今率是農夫播其百穀曰爾其大發爾之
私田終三十里而民亦皆服其耕事萬人畢出而
竝耕也二人竝耕為耦○毛氏曰私民田也言上
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爾○鄭
氏曰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
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
里少半里也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於是民大事
其田萬耦同皆舉也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孔氏
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
以百自乘是萬也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
為二十三
里餘百步○鄭氏曰言人事盡矣所不足雨耳是

以告之天也私民田也上之告民則先其私民
未上則先其公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交相愛也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音路二王之後來助祭也鄭氏曰二王夏殷也其

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樂歌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杜彼無惡
杜此無斁音亦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毛氏曰興也振振羣飛貌鷺白鳥雝澤也孔氏曰

雝杜西有此澤無取于西之義也○王氏曰西雝蓋辟

靡也辟靡有水鷺所集也○朱氏曰先儒多謂辟靡杜
西郊故鄭氏曰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于

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之

無厭之者○蘇氏曰然猶庶幾其能夙夜以永終

譽此愛之至也李氏曰成王告微子曰與國陳氏曰

杜彼無惡者必若夏商之季然後可以杜彼無惡

杜此無斁者崇德象賢修禮以作賓何斁之有朱

曰杜彼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杜我不以彼

墜其命而有厭于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厚之至也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孔氏曰秋冬報之樂歌也○陳氏曰

是一體之詩祈曰上帝而報不曰上帝者省文耳○

鄭氏曰烝嘗為秋冬報烝嘗者宗廟事也

報之宗廟於人情物理不類然則報者亦云上帝

也以祈為郊則季秋大享明堂安知不併歌豐年

詩以為報歟○鄭氏以秋冬為烝嘗挾祖妣以為

耳且載芟社稷之詩其辭與此同鄭氏胡不改之

烝嘗也○蘇氏曰報

秋祭四方冬祭八蜡

豐年多黍多稌杜音亦有高廩力錦萬億及秣谷履為

酒為醴禮音烝畀必寐祖妣必反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毛氏曰稌稻也孔氏曰郭璞曰今○朱氏曰亦助

語辭也○孔氏曰毛氏言廩所以藏穗則廩唯藏

粟也而地官廩人注云藏米曰廩明堂位米廩則

廩之所容兼米兼粟也○毛氏曰數萬至萬曰億

數億至億曰秣○鄭氏曰烝進畀予也○毛氏曰

為何也
樂章
有樂是詩
致祀也
秋冬大報
以上方始
有樂是詩
樂章
有樂是詩
致祀也
秋冬大報
以上方始
有樂是詩

周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在彼

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之

無厭之者○蘇氏曰然猶庶幾其能夙夜以永終

譽此愛之至也李氏曰成王告微子曰與國陳氏曰

杜彼無惡者必若夏商之季然後可以杜彼無惡

杜此無斃者崇德象賢修禮以作賓何斃之有朱

曰杜彼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杜我不以彼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孔氏曰秋冬報之樂歌也○陳氏曰

是一體之詩祈曰上帝而報不曰上帝者省文耳○

鄭氏曰烝嘗為秋冬報烝嘗者宗廟事也○

而報之宗廟於人情物理不類然則報者亦云上帝

可也以祈為郊則季秋大享明堂安知不併歌豐年

之詩以為報歟○鄭氏以秋冬為烝嘗挾祖妣以為

說耳且載芟社稷之詩其辭與此同鄭氏胡不改之

為烝嘗也○蘇氏曰報

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

豐年多黍多稌音杜亦有高廩力錦反萬億及秭音履反為

酒為醴音禮烝畀必寐反祖妣必反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毛氏曰稌稻也孔氏曰郭璞曰今沛國呼稻為稌○朱氏曰亦助

語辭也○孔氏曰毛氏言廩所以藏穗則廩唯藏粟也而地官廩人注云藏米曰廩明堂位米廩則廩之所容兼米兼粟也○毛氏曰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鄭氏曰烝進畀予也○毛氏曰

皆徧也○王氏曰豐年者天之功也利高燥而寒者黍利下濕而暑者稌多黍多稌無所不利也李氏

曰職方氏雍冀之地高燥其穀宜黍荆揚之地下濕其穀宜稌是黍利高燥稌利下濕也豐年之時或高或下無所不熟○王氏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

禮者天地之功也○李氏曰我所以為此酒醴者與進祖妣以和洽百禮降福無所不徧者上帝之

力也朱氏曰洽猶備也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鄭氏曰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

奏之○孔氏曰始作樂而合於祖之樂歌也○釋文曰合乎祖本或作合乎太祖○朱氏曰通言先祖也

始作樂謂周公始成文武也

有箚有箚在周之庭設業設虞音巨崇牙樹羽應田縣

鼓鞀音桃磬祝尺叔反圉魚古反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嗶嗶

音橫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毛氏曰瞽樂官也鄭氏曰瞽朦也以爲樂官者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

四十人中瞽百人中瞽百六十人業大板也所以飾柶爲縣也捷

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爲虞衡者爲柶崇牙上

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孔氏曰崇牙刻畫之爲重牙卽業之

上齒也以其形卷然得掛繩於上故可以爲懸也置羽者置之於柶之上角也○毛氏

曰應小鞀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孔氏曰釋樂云大鼓謂之

田小者謂之應是應爲小鼓也大鞀禮應鞀在建鼓東是爲一器故知應小鼓也應既是小田宜爲

大明堂位云周人縣鼓是周濼鼓始在懸○鄭氏曰田當作鞞鞞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孔氏曰以經傳皆無田鼓之名而太師職云合奏鼓鞞注云為大鼓先引故知田當為鞞

鼓也孔氏曰鞞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朱氏曰磬石磬也**

○**毛氏曰柷木控也**孔氏曰樂記有控柷之文言木控者明用

木為之柷用木則圉亦用木也柷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推投推於其中而撞之敵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

七齒齟刻以木長尺櫟之○朱氏曰柷所以起樂也圉所以止樂也○**鄭氏曰簫編**

竹管如今賣錫者所吹也孔氏曰釋樂云大簫謂

璞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風俗通云簫參差象鳳翼 **管如**

遂併而吹之釋文曰遂字又作篴○孔氏曰謂竝吹兩管也小師注云管如角形小

兩而吹之○**王氏曰**嗶嗶厥聲美也○**鄭氏曰**我客二

王之後也○**孔氏曰**瞽人作樂者皆在周之廟庭

業虞鼓磬柷圉皆設之於庭宇既備具乃使瞽人

擊而奏之○**王氏曰**簫也管也亦其器之小者言

其小所以為備也○**孔氏曰**作之嗶嗶然和集諸

聲皆肅敬和諧而鳴不相奪倫先祖之神於是降

而聽之我客二王之後適來至此與聞此樂助祭

之人多獨言我客者以二王之後尊故特言之朱

曰夔述舜樂亦曰虞賓○**朱氏曰**觀視也成成功

在位蓋以此為盛耳

也李氏曰成如簫韶九成之成猶終也徧更而奏焉故謂之成

有瞽一章十三句

丁巳春晦日重校畢

乙丑二月廿八日

潛杜廉反季冬薦魚春獻鮪鄭氏曰冬魚之性

宗廟○孔氏曰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樂歌也冬言季冬春亦季春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季冬天子嘗

魚先薦寢廟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

猗於宜反與音余漆音七沮音七潛有多魚有鱣張連反有鮪

鮪音條鱣音常鯁音偃鯉音里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鄭氏曰猗與歎美之言也○毛氏曰漆沮岐周之

二水也○王氏曰潛有多魚言取之深也毛氏曰潛慘也

積柴養魚曰慘○鄭氏曰鯁大鯉也鮪鮓也鮪

白鮪也鯁鮓也

潛一章六句

維禘大音泰祖也孔氏曰禘太祖之樂歌也○劉氏曰

大祖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大祖即后稷也禘饗於其廟以后稷配所謂禘其祖

之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

有來維維至止肅肅相息亮反維辟音璧公天子穆穆於

音易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小子宣哲維人

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

既右音作烈考亦右文母

鄭氏曰維維和也肅肅敬也毛氏曰相助也王氏

曰穆穆敬和也朱氏曰於歎辭也毛氏曰廣大也

王氏曰廣牡碩大肥膺之謂也朱氏曰其來也和

鄭云太祖謂文王

潛杜廉反季冬薦魚春獻鮪鄭氏曰冬魚之性

宗廟○孔氏曰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樂歌也冬言季冬春亦季春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季冬天子嘗

魚先薦寢廟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

猗於宜反與音余漆音七沮音七潛有多魚有鱸張連反有鮪

鮪音條鱮音常鯁音常鯉音里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鄭氏曰猗與歎美之言也○毛氏曰漆沮岐周之

二水也○王氏曰潛有多魚言取之深也毛氏曰

○孔氏曰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慘○鄭氏曰鯁大鯉也鮪鮓也鮪

白鮪也鯁鮓也

潛一章六句

雝音大禘音大祖也孔氏曰禘太祖之樂歌也○劉氏曰

魯又曰天子七廟二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大祖即后稷也禘魯於其廟以后稷配所謂禘其祖

之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息亮反維辟音璧公天子穆穆於

音鳥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小子宣哲維人

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

既右音佐烈考亦右文母

鄭氏曰雝雝和也肅肅敬也毛氏曰相助也王氏

曰穆穆敬和也朱氏曰於歎辭也毛氏曰廣大也

王氏曰廣牡碩大肥膾之謂也朱氏曰其來也和

宗廟之祭主者為高祖故
薦大牲者謂於天子而稱也
三著諸侯亦載於禮記
祭義曰祭於廟則曰高祖
詩朱子謂助祭之諸侯
之末室亦下也

其至也敬其助祭者公侯其主祭者天子也言諸
侯助祭薦大牲以相予之祀也王氏曰皇考武王
也鄭氏曰綏安也陳氏曰小子自謂也蘇氏曰大
哉皇考之安我也其臣明哲其君文武故能安人
以及於天鄭氏曰右助也王氏曰烈考謂文王也
毛氏曰文母大妣也東萊曰禮不王不禘周所以
王天下得行禘禮於太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也
故成王於禘之時推其得禘之由播之樂歌以告
太祖曰大哉我皇考武王綏予小子以已成之業
其君臣賢聖再造區夏所安者上及於皇天用能

昌大於後居王位而行禘禮而膺壽祉之多是皆
武王之力而文王大妣之所右助也豈予小子所
能致哉文武雖同建王業而武王實得天下故歸
功之言詳於武王而卒章本之於文王大妣焉閔
予小子之頌曰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
世克孝故皇考者武王之稱也烈考與文母相配
而言故烈考者文王之稱也

雖一章十六句

載見賢遍反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孔氏曰諸侯始見武王廟之樂歌也

蘇氏曰烈文言成王即政諸侯助祭載見言諸侯始見乎武王廟則載見之作也成王未即政歟

載見碎音璧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音零央央儻音條

革有鶴及七羊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考以享以介眉

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音戶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

七入反熙于純嘏古雅反

毛氏曰載始也朱氏曰載發語辭也○鄭氏曰諸侯始見君

王謂見成王也○王氏曰諸侯來見則曰求濂度

文章以歸治其國家也○鄭氏曰交龍為旂○毛

氏曰陽陽言文章和在軾前鈴在上孔氏曰和亦

有鈴曰旂郭璞曰懸鈴於竿畫交龍於旂○孔氏曰央央然而有音聲

○鄭氏曰儻革轡首也鶴金飾頰孔氏曰即韓奕所云儻革金厄

是也○朱氏曰按商頌鶴鶴鄭云聲和也○朱氏曰烈大也○毛氏曰

昭考武王也○朱氏曰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

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康誥稱穆考文王而

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為昭考也○毛氏曰享獻

也○鄭氏曰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致孝

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李氏曰思皇與思皇多

士同思語辭也皇美也美哉多福之如此也是天

子之享其福也此又言光大文章之諸侯綏以多

福俾繼續廣大其純嘏以見君臣皆受其福也○

鄭氏曰純大也○朱氏曰諸侯始來見王稟受濂

度其車服之盛如此而率之以祭武王之廟受此
眉壽之福以多福綏諸侯使之緝熙于純嘏蓋均
福于諸侯之辭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鄭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

朝而見○孔氏曰微子來見祖廟之樂歌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妻有且

七序敦都回琢陟角反

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陟立反以繫其馬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毛氏曰殷尚白○蘇氏曰亦仍也言仍殷之舊也

○毛氏曰萋且敬慎貌○鄭氏曰微子乘殷之馬

而來威儀萋萋且且又選擇衆臣卿大夫之賢者

與之朝王言敦琢者以賢美之故王言之○毛氏

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譙郡張氏曰宿宿者凡

一宿者再也信信者凡再宿者再也○鄭氏曰繫

絆也周之君臣皆愛微子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

言絆其馬意各殷勤○朱氏曰追之恐其已去也

○蘇氏曰左右綏之言所以安之無方也○毛氏

曰淫大夷易也○王氏曰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

所謂淫威也有淫威則所享宜盛大故降福孔易

孔云選擇從有如敦琢

爾雅有宿宿之宿宿也宿宿也

威等威孔以淫威為大則

也什方張氏曰自管蔡以武庚縶父叛以周公之聖臨之蓋二年而後克其用力艱矣故於微子之來見也則告之曰昔者既有淫威矣而今也降福孔夷蓋逆順之理如此凡吾之威福非苟而已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奏大武也

鄭氏曰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孔氏曰奏大武文樂之歌也周公象武王

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張氏曰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冠者舞之

於音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

之勝般遏

放葛反

劉耆

音指

定爾功

蘇氏曰於乎大矣武王垂克之功文王開之也○

鄭氏曰信有文德哉文王也能開其子孫之其

遏止也○

毛氏曰

劉殺耆致也○

鄭氏曰嗣武嗣

子武王○朱氏曰文王既開之矣武王嗣而受之

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大功也○李氏曰武詩在於

止殺

武一章七句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嗣王朝

直遙反

於廟也

鄭氏曰嗣王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始朝於

廟也○孔氏曰嗣王朝於廟之樂歌也

朱氏曰成王免武王之喪而朝於廟玩其辭知其

哀未忘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

其傾反

在疚

音救

於乎皇考永

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

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鄭氏曰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毛氏曰疚病

朱子以楚詞
上下言
陟降處此似
勝言說

此解似勝古說矣但後
篇紹庭上下陟降廟
家文義未能彼此相合

也庭直也。匡衡曰：瑩瑩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鄭氏曰：皇考武王，皇祖文王。○毛氏曰：序緒也。
○鄭氏曰：可悼傷乎我小子耳。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蘇氏曰：成王始見於宗廟，自傷嬛嬛無所依怙，曰：於乎我皇考武王，終身能孝，維念我皇祖文王，以其直心陟降。朱氏曰：直而無私也。
○朱氏曰：今我夙夜敬止者，思繼此序而不怠耳。○鄭氏曰：於乎皇王，歎文王武王也。我繼其緒，思其所行，不怠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孔氏曰：嗣王謀於廟之樂歌也。

蘇氏曰：閔予小子，成王朝廟言將繼其祖考之詩也。訪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五蓋反將予

就之，繼猶判渙。音與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乃且反紹庭

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侑明其身。

毛氏曰：訪，謀落始率循，肯是悠遠也。○孔氏曰：釋

詁云：艾，歷也。○毛氏曰：猶道判分渙散也。○王氏

曰：紹庭，紹皇祖之直。○朱氏曰：家猶言國也。○鄭

氏曰美矣哉我君考武王○王氏曰保其身無危
 亾之憂明其身無昏塞之患○蘇氏曰予將謀之
 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德○王氏曰於乎悠哉
 朕未有艾者歎昭考之道悠而自以為幼稚未有
 所歷也○李氏曰將勉強從就之以繼其道而恐
 泮渙不合也自訪予落止以至繼猶泮渙皆是仰
 先王之盛德歎眇躬之涼薄苦前哲之高遠也○
 王氏曰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者自以為幼稚未
 堪王室多難也○李氏曰紹文王直道于上下俯
 仰於家未嘗少離○曾氏曰成王自言未堪家多

難因歎美武王能紹文王之道以陟降厥家其曰
 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蓋言以文王之直道保明
 其身也此詩與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同意雖不言
 繼序思不忘然歎美皇考則此意在其中矣

訪落一章十二句

文之群臣進戒嗣王也孔氏曰羣臣進戒嗣王之樂
 釋文曰敬之一本無之字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以鼓哉無曰高高在上

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
 學有緝熙于光明佛鄭音時仔音肩古賢示我顯德

行下孟反

朱氏曰思語辭也○李氏曰鄭氏以為變易之易不如杜元凱以為難易之易左傳引命不易哉杜元凱注奉承其命甚難○毛氏曰士事也○鄭氏曰監視也○朱氏曰將進也○鄭氏曰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朱氏曰群臣進戒于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王之一陟一降於其事天無日不臨監于此者王不可不敬也○孔氏曰王既承其戒芥之以謙曰維我小子○朱氏曰我不聰而未能敬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歐陽氏曰但

當以日月勉強積學而增緝廣大而至於其道光明然更賴群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告示我以顯然可修之德行也鄭氏曰緝熙光明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小毖音秘嗣王求助也孔氏曰嗣王求助之樂歌也周公還政之後成王因祭在廟而

求羣臣助已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

鄭氏曰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不慎後為禍大

予其懲直升反而毖後患莫予荇音經反蜂孚逢反自求辛

螫音釋肇允彼桃蟲拚芳煩反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

集于蓼音了

朱氏曰思語辭也○李氏曰鄭氏以為變易之易不如杜元凱以為難易之易左傳引命不易哉杜元凱注奉承其命甚難○毛氏曰士事也○鄭氏曰監視也○朱氏曰將進也○鄭氏曰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朱氏曰群臣進戒于王曰敬之戎汝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王之一陟一降於其事天無日不臨監于此者王不可不敬也○孔氏曰王既承其戒苓之以謙曰維我小子○朱氏曰我不聰而未能敬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歐陽氏曰但

集傳常若防降於君之所為舜之錫曰采小眾宜無藉祖不也詩曰防降爾士天無事而不死也

當以日月勉強積學而增緝廣大而至於其道光明然更賴群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告示我以顯然可修之德行也鄭氏曰緝熙光明也敬之一章十二句

小毖音秘嗣王求助也孔氏曰嗣王求助之樂歌也周公還政之後成王因祭在廟而

求羣臣助已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

鄭氏曰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不慎後為禍大

予其懲直升反而毖後患莫予荇音經反蜂孚逢反自求辛

螫音釋肇允彼桃蟲拚芳煩反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

集于蓼音了

毛氏曰苾慎也○鄭氏曰懲艾也螫毒肇始允信

也○王氏曰莽使也蜂之為物善辛螫毛氏曰莽

耳孫炎曰謂相摩曳入於惡也○毛氏曰桃虫鷦蜂摩曳也

也鳥之始小終大者孔氏曰陸璣云今鷦鷯是也

故俗云鷦鷯生○鄭氏曰拚飛翻飛也○毛氏曰

堪任也蓼言辛苦也朱氏曰蓼辛○鄭氏曰始者

管叔及其群弟流言於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至

後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命舉兵誅之歷年乃

已故今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

也曰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畏慎後復有禍難○朱

氏曰既而悟其姦故曰予其懲於此而慎後患蜂

不可使而使之則是自求辛螫矣○王氏曰肇允

彼桃虫拚飛維鳥者成王於是始信小物之能成

大不敢不苾也鄭氏曰管蔡如鷦鷯鳥之小後叛而

渠張氏曰猶言初為鼠後為○蘇氏曰予方未堪

家難而又集于辛苦之地其柰何捨我而弗助哉

○東萊曰莫予莽蜂言莫如予前之使蜂自求辛

螫謂信管蔡之時也

小苾一章八句

載芟所銜春籍田而祈社稷也鄭氏曰籍田甸師氏

反載芟所掌王載耒耜之田孟四七一

郭註謂寧悅

毛氏曰莽
蜂摩曳也
反莽若蓬
義同

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田○孔氏曰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籍仲春擇元日命民社與耕籍異月俱在春時故以春總之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此為百姓所祭當主於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謂泰社社稷○蘇氏曰王社在籍田中籍田所祈也

載芟載柞伯側其耕澤澤音釋千耦五口反其耘音云徂隰徂

畷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飡勅感反其饁于

反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

穀實函戶南反斯活驛驛音亦其達有厭於豔反其傑厭厭

其苗緜緜其庶表嬌反載穫濟濟有實其積于賜反萬億

及秣音種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蒲卽反其

香邦家之光有椒于消反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

今斯今振古如茲

鄭氏曰載始也○毛氏曰除草曰芟除木曰柞孔氏

曰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蕪崇之是除草曰芟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除木曰柞

○鄭氏曰隰新發田也畷謂舊田有徑路也朱氏

曰或曰畷田畔也畷之外則隰也○毛氏曰主家長也伯長子也

亞仲叔也旅子弟也李氏曰亞伯之次也旅者眾子弟也○鄭氏曰

疆有餘力者周禮曰以疆予任民孔氏曰謂其人強壯治一夫之

田有餘力能佐助它事者也以謂間民今時傭賃也春秋之義

能東西之曰以朱氏曰傭力之人○李氏曰飡者

衆人飲食之聲也毛氏曰○鄭氏曰饁饋饗也依

賡衆貌

之言愛也○鄭氏曰成王之時萬民樂治田業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土氣烝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於是耘除其根株輩作者千耦言趨時也或往之隰或往之畛父子餘夫俱行強有餘力者相助又取傭賃務疾畢已當種也○李氏曰婦人能饁為夫者則愛其婦為婦者亦依其夫言相慰勞苦也○毛氏曰略利也○孔氏大田疏曰王肅以俶為始載為事○鄭氏曰播猶種也實種子也函合也活生也○蘇氏曰驛驛苗生貌也釋文云爾雅作○鄭氏曰達出地也○毛氏曰有厭其傑苗釋云生也

厭然特美也

王氏曰傑然之苗受氣澤厭足也

○蘇氏曰

密也○毛氏曰庶耘也○蘇氏曰濟濟人眾貌○

鄭氏曰有實實成也○朱氏曰積露積也○孔氏

曰農夫既去草木根株以此利耜始耕於南畝以

種其百穀也○李氏曰其種皆函生氣而生長而

其苗則驛驛然達地而生○孔氏曰有厭然而特

茂者其傑立之苗也厭厭然而長大者其齊等之

苗也○王氏曰前日千耦其耘則既耕而耘今日

縣縣其庶則既苗而耘既苗而耘則以縣縣為善

恐傷苗也○孔氏曰至於大熟則穫刈濟濟然○

毛氏曰飶芬香也椒猶飶也孔氏曰椒木之氣香作者以椒言香○

李氏曰胡考者耆老也士冠禮祝曰永享胡考孔氏曰謚法保民曰胡○

毛氏曰且此也○王氏曰振古則

舉古也○李氏曰其實之多萬億及秭故可為醴

而進與祖妣以和百禮○王氏曰以洽百禮既烝

昇祖妣而達之祭祀賓客無所不洽也○朱氏曰

以燕饗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以共養耆老則

胡考之所以安也○李氏曰非特此日方有此也

非特今日方有豐年其所由來遠矣○陳氏曰振

古以來皆如上之所謂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良耜秋報社稷也孔氏曰秋報社稷之樂歌也

良耜楚側反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

瞻女載筐立方反及筥其饌伊黍其笠音立伊糾居黠反其

鏹音博斯趙徒了反又徒少反以薺呼毛反茶音徒蓼音了茶蓼朽止

黍稷茂止獲之掙掙珍栗反積子賜反之粟粟其崇如墉

其比毗志反如櫛側反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殺時特如純反牡有秣音蚌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毛氏曰良耜猶測測也孔氏曰是刃利之狀舍人曰良耜耜入地之貌鄭璞

利也○鄭氏曰良善也利善之耜瞻視也筐筥所

以盛黍也○毛氏曰笠所以禦暑雨也趙刺也○

蘇氏曰糾然笠之輕舉也○釋文曰說文云薶拔

田草也○毛氏曰薶水草也孔氏曰薶是薶草茶亦薶草非苦菜也王

肅云茶陸穢薶水穢然則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朱氏曰先儒說茶但云苦菜莫詳其為

何物案此詩則薶屬也但陸之別耳味苦氣立能殺物今人用以藥溪取魚故又曰茶毒今南方

人猶謂之辣○毛氏曰揜揜獲聲也○王氏曰栗

栗緻也○毛氏曰墉城也黃牛黑脣曰犝社稷之

牛角尺○鄭氏曰揜角貌有來視汝謂婦子來饁

者也○李氏曰載筐及筥其饗伊黍此則言婦子

行饁之器與所盛之物也○鄭氏曰饁者見載糾

然之笠以田器刺地薶去茶薶之事言閔其勤苦

草穢既除而禾稼茂禾稼茂而穀成熟○孔氏曰

及其成熟乃獲刈之既獲訖乃積聚之如城雉之

峻壯其比迫如櫛齒之相次○李氏曰於是開百

室而納之百室既盈矣而婦子寧止蓋終歲勤勤

不得安寧今農事已畢故各享其樂○鄭氏曰於

是殺牲報祭社稷○蘇氏曰以嗣以續興來歲繼

往歲也續古之人庶幾不替其先也○釋文犝作

犝日本亦作犝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此云此祈禱之詩
也月令序着天子薦
鞠衣於先帝先帝衣
具不主之君司啓祭
有薦衣祈禱也靈
皇龍星即房星東方
蒼龍之宿星為龍
精尸以象之靈為終
故衣終也農桑國之大
事農祭之詩多矣祭
祭惟此

絲衣繹賓尸也鄭氏曰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

周曰繹商謂之彤○孔氏曰繹賓尸之樂歌也

絲衣其紕反載弁俵俵音求目堂徂基自羊徂牛鼎

乃代鼎及鼎音茲兕觥其觥旨酒思柔不吳不敖反五告

胡考之休

毛氏曰絲衣祭服也紕潔鮮貌孔氏曰爵弁之服

為之故云鄭氏曰載猶戴也弁爵弁而祭於王

士服也繹禮輕使士孔氏曰雜記云士弁而祭於

以絲為衣士冠禮有爵弁服純衣與此絲衣相當

爵色之麻弁士冠禮注云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

爵頭然純毛氏曰俵俵恭順貌基門塾之基孔

氏

曰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繹

禮在門不在廟郊特牲曰繹之於庫門內枋之於

東方失之矣繹於門內毛氏曰自羊徂牛言先

為失明其當在門外

小後大也大鼎謂之鼎小鼎謂之鼎鄭氏曰鼎園

鼎斂上而小口者呂氏曰自堂徂基乃所謂於

彼乎於此乎○王氏曰自堂徂基自堂上降而徂

基也自羊徂牛先小後大也鼎鼎及鼎先大後小

也或先小後大或先大後小反復展視所以致勤
敬也○孔氏曰觥然設兕觥貌○朱氏曰思語辭
柔和也毛氏曰吳譁也鄭氏曰不吳不敖不謹譁
不傲慢恭敬獲福得壽考之休也釋文兕觥作兕

大夫以上祭服謂之冕
服謂之弁記云爵弁祭服
於公也服也釋禮經故使
士橫帶洗弁冕為一又不雖
祭者為何人若先嘗服冕
又服弁者

鱣曰字又作兕觥橫渠張氏曰天子既以臣為尸
不可祭罷便使出門而就臣位故其退尸也皆有
漸言絲衣已是不着冕服言弁已是不冠冕也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

朱氏曰內則曰十三舞勺即此詩也然此詩與賚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

疑皆樂章之名爾○橫渠張氏曰酌周公沒歸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

於鑠

奇灼反

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

受之躑躅

居表反

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孔氏曰於歎美○朱氏曰鑠盛也○孔氏曰王師

王肅云武王之眾也○歐陽氏曰遵養循養也○

蘇氏曰純大介助也○蘇氏曰熙光也○鄭氏曰

龍寵也○毛氏曰躑躅武貌造為也○鄭氏曰載

公事也則允信也○朱氏曰言武王之初有於鑠之師而

不用○蘇氏曰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晦而益明其

後既純光矣則天下無不助之者○歐陽氏曰我

龍受之者謂武王之功興此王業成王寵受而承

之也躑躅王之造言躑躅然武功武王之所為也

載用有嗣者謂後世能承其業為有嗣矣實維爾

公者武王用師實天下之至公信可謂王師矣

酌一章八句

孟

相講武類禡

馬嫁反

也相武志也

釋文云本或以相武志也為注○鄭氏曰

類也禡也皆師祭也○孔氏曰講武類禡之樂歌也

○朱氏曰索左氏傳楚莊王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

戰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

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祖維

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然則相賚

兩篇皆大武樂中一章也與此序不同

晁氏曰相之序曰相武志也或以為注或以為序失其傳多如此

綏萬邦屢

力注反

豐年天命匪解

音解

相相武王保有厥

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音鳥昭于天皇以間之

鄭氏曰綏安也○孔氏曰屢豐年數有豐年相相

然有威武王肅云於乎周道乃昭見於天○李氏

曰與熊羆之士虎賁之士同○毛氏曰間代也

○鄭氏曰皇君也○王氏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相武志也而曰綏萬邦屢豐

年則其為武志也異乎人之武志矣

李氏曰武王用兵蓋為天

下除害故能召和氣

天命匪解者武王匪解故天命亦匪解

也○蘇氏曰武王克商以安天下屢獲豐年之祥

矣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武王相相保有

其衆用之四方無不服以定其家其德上昭于天

遂以代商有天下言武之不可廢也

相一章九句

賚來代反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鄭氏

曰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
孔氏曰大封於廟之樂歌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音亦思我祖維求定時

周之命於音鳥繹思

毛氏曰勤勞應當也朱氏曰敷布也時是也繹尋

繹也蘇氏曰思辭也鄭氏曰今我徃以此求定蘇

氏曰文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應受而有之然

而不敢專也朱氏曰布此以賚有功皆文王之功

德在人而可尋繹者所以求天下之安定而已王

氏曰大賚善人封建以為諸侯與共天下則所以

求天下之定也朱氏曰此周之命也又嘆使諸

受封賞者繹思文王之德以戒之也

賚一章六句

般薄寒反巡守手又反而祀四嶽河海也鄭氏曰般樂也

而祀四嶽河海之樂歌也
○朱氏曰鄭氏曰般樂也
蘇氏曰遊般也今考詩中無此意當缺之孔氏以般

樂也為序文曰定本般樂為鄭注未知孰是
曰崔靈恩集注本用此注為序文

於音鳥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土果反山喬岳允猶許及反

河敷天之下果侯反時之對時周之命

曰皇君喬高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

○王氏曰巒山謂之墮墮狹而長也陟其高山墮

山喬岳則巡守之所陟無所不至○蘇氏曰猶道也翁河大河受衆水者也鄭氏曰河言翁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祭者

合爲陟其山岳而道於大河思其有功於民是以至於敷天之下無不總蒼其功者此周之命也○

王氏曰哀時之對者哀其神而對之以祭祀也時周之命者能懷柔百神則受命長矣

般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七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

魯頌

魯頌

孔氏曰此雖名爲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朱氏

曰其辭特以贊美當時之事其體猶列國之風非若商周天子之頌用於祭祀以歌詠先祖之勳烈也

駟古營反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濃儉以足用寬

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

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鄭氏曰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魯史也○孔

氏曰伯禽魯之始封賢君其法可傳於後僖公密申莊公子閔公卒季友立之當惠王襄王時舒瑗云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各生於不足也○曾氏曰季孫請命史克作頌恐是兩事如晉武公之大夫請命

于天子之使而作無衣
請命作詩不相干也

駟駟牧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戶橘反有皇有驪

方知反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居良反思馬斯臧

毛氏曰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孔氏曰腹謂馬肚幹謂馬脅坳

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坳

○曾氏曰坳野乃魯人牧馬之常地耳鄭氏曰必牧於坳野

者辟民居與良田也○李氏曰坳之野其水草甚美既不害於農又使馬得其所養○毛氏

曰牧之坳野則駟駟然驪馬白跨曰驪孔氏曰孫炎曰驪墨

色郭璞曰跨髀間也然則跨者所跨據之處黃白曰皇孔氏曰黃白純色雜名皇

黑曰驪孔氏曰月令孟冬駕鐵驪象時之色禮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

黃驂曰黃孔氏曰驂者赤色謂黃而雜赤者也諸侯六閑馬四種有

良馬戎馬田馬騶馬孔氏曰閑謂馬之所在有限衛之處校人之注以為二百

十六匹為一廐每廐為一閑諸侯有四種其三種別為一閑騶一種而分為三閑士朝祀所乘為良

馬征伐所乘為戎馬田路駕田馬騶馬給官中之役彭彭有力有容也○鄭

氏曰坳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其時

則自肥健耳○王氏曰彭彭張也○鄭氏曰臧善

也○孔氏曰薄言駟者有何馬也乃有駟有皇有

驪有黃此等用之以駕車則彭彭然○朱氏曰思

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鄭氏曰僖公之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

無有竟已乃至思馬斯善多其所及廣博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騅音佳有駟符悲反

駟有騅音其以車伍伍敷悲反思無期思馬斯才

毛氏曰蒼白雜毛曰騅孔氏曰雜毛是體有二種之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

皇黃騅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黃白雜毛曰

駟孔氏曰郭璞曰今之桃華馬也赤黃曰騅孔氏曰周人尚赤而言赤黃者謂其赤而黃其色鮮明者上云黃騅蒼

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騅謂赤而微黃

騅曰騅孔氏曰謂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顧命曰四人騅弁注云青黑曰騅騅者黑色之名

伍伍有力也才多材也○王氏曰思無期思之久

也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騅徒河反有駟有駟

以車繹繹音亦思無敦思馬斯作

毛氏曰青驪驎曰驪孔氏曰郭璞曰色有淺深班駟隱驎今之連錢驄也白

馬黑鬣曰駟孔氏曰鬣馬之鬣也赤身黑鬣曰駟孔氏曰駟是色名說

者以駟為赤色若身鬣俱赤則駟馬故赤身黑鬣曰駟黑身白鬣曰雜○王

氏曰繹繹屬也朱氏曰繹繹不絕貌○鄭氏曰敦

駟也無敦倦也○蘇氏曰作奮起也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音因有駟有駟音

有魚以車祛祛起居反思無邪思馬斯徂

毛氏曰陰白雜毛曰駟孔氏曰郭璞曰陰淺黑今之泥驄彤白雜

毛曰駟孔氏曰郭璞曰形赤也即今赭白馬是也豪駟曰驪孔氏曰說文云駟駟

也郭璞曰前胸脰然則脰者膝下之二目曰魚
各蓋謂豪毛在脰而自長各為驥也
孔氏曰爾雅曰一目曰白矚二祛祛強健也王氏曰
目曰魚郭璞曰似魚目也

思無邪一出於正鄭氏曰徂猶行也蘇氏曰孔子
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昔之為詩者則
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會於其心是以
取之蓋斷章云耳呂氏曰僖公修牧馬之政以誠
心行之故言思無疆思無期思無斁思無邪馬之
所以臧才作徂者其効也與衛風秉心塞淵騶牝
三千之意同古之賢君誠心以行善政其效皆若
此然非獨牧馬而已
駟四言章八句

有駉蒲筆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有駉有駉彼乘繩證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

鷺鷥于下鼓咽咽鳥玄反醉言舞于胥樂兮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駉馬肥強貌王氏曰養之使駉也○鄭

氏曰僖公之用臣必致其祿食祿食足而臣莫不盡其忠○孔氏曰四馬曰乘

○鄭氏曰早起夜寐在公之所○歐陽氏曰明

明修明其職也○毛氏曰振振羣飛貌鷺鷥白鳥也

以興潔白之士○歐陽氏曰振鷺取其修潔翔集

有威儀也朱氏曰鷺鷥羽之翽舞者○毛氏曰咽

咽鼓節也○鄭氏曰于於胥皆也○蘇氏曰在公

明明言未始不在公也僖公於是燕之以禮樂士
之來者如鷺之集其醉者或起舞以相樂和之至
也○鄭氏曰僖公之時君臣無事燕樂以遂其歡
君臣於是皆喜樂也○東萊曰有駉有駉興僖公
有臣之壯盛也所謂君致其養臣盡其忠者蓋莫
不在其中矣

有駉有駉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
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王氏曰牡剛強之材也○毛氏曰夙夜在公在公
飲酒言臣有餘敬君有餘惠○鄭氏曰飛喻羣臣

醉欲退也

有駉有駉彼乘駟平縣反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

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毛氏曰青驪曰駟孔氏曰孫炎曰色青黑之○鄭

氏曰載之言則也○李氏曰載燕亦飲酒也○毛

氏曰歲其有豐年也○鄭氏曰穀善詒遺蘇氏曰穀祿也

臣願其君富且有後也○朱氏曰頌禱之辭也

有駉三章章九句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孔氏曰定本云僖公脩泮宮無能字○蘇氏曰此詩

言作泮宮克淮夷闕宮言作新廟春秋皆不載世疑之泮宮闕宮僖公因舊而脩是以不見於春秋至於

淮夷之功子亦疑焉然此詩有之式固爾猶淮夷卒獲有所未獲而欲終之則其所獲尚小也今此詩之言甚美而大則君臣之辭歟或曰以君臣而為此辭可也而孔子錄之可乎曰維可之是以錄之錄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此孔子之所以為詩也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至仁伐不仁何其血之流杵夫二子之言信矣然孔子未嘗以廢周書蓋好惡之言必有過者要不以惡為善則已矣此遠者之所自諭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其中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

芾芾蒲害鸞聲噦噦呼會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毛氏曰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鄭氏

曰辟廱者築土壘水之外圓如壁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朱氏曰說文謂泮者諸侯鄉射之宮也西南為水東北為牆康成以為東西門說文以為東西

牆其說不同○王氏曰思發語辭也○鄭氏曰芹水

也樂僖公脩泮宮之水而往觀之采其芹也○毛

氏曰戾止至也孔氏曰止者至而止在○王氏曰

觀其旂其物芾芾而有容聽其鸞其聲噦噦而有

節李氏曰芾芾飛揚也○李氏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國人

無長幼皆從公而往以見國人從僖公之樂也○

孔氏曰魯人作詩而自稱其君為魯侯者因其請

王而作魯侯曰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躑躑居表其馬

躑躑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其

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也蓋即所謂載色載笑也怒伊教也

孔氏采蘋疏曰藻水草也○毛氏曰其馬踳踳言

強盛也○鄭氏曰其音昭昭僖公之德音○毛氏

曰載色色溫潤也○蘇氏曰僖公之至於泮宮好

其顏色和其笑語未嘗有所怒也教之而已○王

氏曰載色載笑則洪範所謂而康而色者也夫然

後能教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

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群醜

毛氏曰芣是葵也

釋文曰鄭小同云江南謂之萑菜生陂澤中

○鄭氏

曰在泮飲酒者與先生君子飲酒也○毛氏曰醜

衆也○蘇氏曰僖公與其羣臣飲酒於泮宮咸願

神錫之以難老使之順從長道以屈羣衆

王氏曰順彼先

生君子之長道而屈服此魯國之羣衆也

○李氏曰一章言僖公之至

泮水二章言僖公之教人三章則又言至泮水與

賢者飲酒也○朱氏曰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辭也

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

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

音戶

鄭氏曰則瀆也允文允武信文信武也○毛氏曰

假至也

朱氏曰假感格也

○朱氏曰祖周公魯公也靡有

不孝信僖公之孝也無所不至也○李氏曰自求

集傳長道猶大道也孔疏
順彼仁義之長道以
此醜衆也

伊祐魯侯之福祿乃自求之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居表反

虎臣在泮獻馘古獲反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鄭氏曰克能攸所也言僖公能明其德修泮宮而

德化行於是伐淮夷所以能服也矯矯武貌馘所

格者之左耳孔氏曰謂臨陣格殺之而取其耳淑善也囚所虜獲

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使武臣獻馘又使

善聽獄之吏如臯陶者獻囚言伐有功所任得其

人○孔氏曰王制曰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

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故僖公既伐淮夷

而反在泮宮也○朱氏曰或謂僖公未嘗有淮夷

之功而疑此詩之妄蓋未嘗深考此詩乃頌禱之

辭冀其有是功耳下章倣此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栢栢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

不吳音話不揚不告于訕音凶在泮獻功

孔氏曰濟濟然多士皆能廣其德心謂心德寬洪

竝無褊躁○毛氏曰栢栢威武貌○孔氏曰狄彼

東南遠服彼東南釋文曰狄遠也○王氏曰狄攘而逃之也○蘇氏曰古狄逃通

○鄭氏曰東南斥淮夷孔氏曰淮夷在魯之東南烝烝猶進進

也○毛氏曰皇美也○鄭氏曰吳諱也○王氏曰

不揚戢也。○朱氏曰：烝烝皇皇，盛也不吳不揚，肅也。○鄭氏曰：訥訟也，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訟之官者。○王氏曰：不告于訥和也。○李氏曰：人心可謂廣矣，惟為血氣所使，一有毫髮之利，則忿而爭，其心於是乎隘矣，惟其心廣，故其征伐有逖遠，淮夷之功，烝烝皇皇，不吳不揚，未嘗爭訟，惟在泮獻功而已。

角弓其觶，束矢其搜。色雷反戎車孔博，徒御無斃。音既亦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蘇氏曰：蘇弓，健貌。鄭氏曰：言持絃急也。○毛氏曰：五十矢為

束。孔氏曰：荀卿云：魏氏武卒負矢五十箇，荀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鄭注：大司寇束矢云：古者一

矢百。○鄭氏曰：束矢，搜然言勁疾也。孔氏曰：其發則搜然而勁。

○蘇氏曰：搜，矢疾聲。○朱氏曰：博，廣大也。○鄭氏曰：徒行者

御車者，皆無厭倦也。淑，善也。式，用也。○蘇氏曰：僖

公兵戎精繕，士卒競勸，故能克淮夷，甚善而不逆

君子，於是告之，使益固其道，庶幾淮夷可以盡得

也。

翩彼飛鴉，于嬌反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憬

九永反彼淮夷，來獻其琛。勅金反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毛氏曰：翩，飛貌。鴉，惡聲之鳥也。黹，桑實也。○鄭氏

曰懷歸也言鴉常惡鳴今來止於泮水之木上食其桑黓為此之故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李氏曰喻淮夷慕泮宮之化也憬說文曰覺悟也○毛氏曰琛寶也元龜尺二寸孔氏曰漢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為寶○鄭氏曰大猶廣也○毛氏曰賂遺也南謂荆楊也○鄭氏曰荆陽貢金三品○孔氏曰淮夷來魯國獻其珠寶其所獻之物是大龜象齒又廣賂我以南方之金

泮水八章章八句

闕筆位反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朱氏曰此詩所謂居常與詩復

周公之宇者人之所以願之而其實則未能也

闕宮有恤况域反實實枚枚赫赫姜嫄音元其德不回上

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

稷重直谷反稷音六穰音微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

有稷有黍有稻有秬音巨奄有下土績禹之緒

孔氏曰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

至於太王文武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之

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呂氏曰闕宮魯廟非姜

嫄廟也言赫赫姜嫄者推本周家所由興○朱氏

曰闕宮者魯之群廟也毛氏曰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孟仲子曰是祿宮也○

孔氏曰大司樂云舞大濩以享先妣以此知姜嫄之廟在周言其在周則魯無其廟姜嫄祀郊禘而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為禘宮 闕深閉也 毛氏曰闕閉也 ○毛氏曰 儻清

淨也 ○蘇氏曰實鞏固也 ○毛氏曰枚枚礫密也

王氏曰枚枚辨也 ○鄭氏曰彌終也赫赫乎顯著姜嫄也

其德貞正不回邪天用是馮依其任之又無災害

不圻不副終十月而生子不遲晚 ○毛氏曰先種

曰種後種曰穉 孔氏曰重稷種穉生熟早晚之異稱耳非穀名也七月傳曰後熟曰

重先熟曰稷內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稜 ○李氏曰菽大

豆 ○鄭氏曰奄猶覆也 ○朱氏曰后稷生而享有

百福播種五穀猶天所降也奄有下國堯封之節

也 ○鄭氏曰秬黑黍也 ○毛氏曰緒業也 ○鄭氏

曰堯時洪水為災民不粒食禹平水土后稷乃教

播種故曰續禹之緒美之故申說以明之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 子踐反 商至于

文武續大王之緒致天之届 音戒 于牧之野無貳無虞

上帝臨女敦 都回反 商之旅克咸厥功

鄭氏曰翦斷也大王自幽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

歸往之於時而著王迹故云是始斷商 ○曾氏曰

大王去邠居岐蓋諸侯之能與邦者本不必云肇

王迹也武王既有天下推其寔盛之由故曰大王

釋言屆既也

肇王迹所謂實始翦商者始因肇王迹之語言之過耳聖人於武成猶有所不取者其於魯頌豈以一言之過而刪之乎○王氏曰屆至也天命不妄所廢興皆其至也致其至者武王也○孔氏曰至於文王武王繼大王之業於時商家暴虐天欲誅之武王乃致天之誅於牧野之地○鄭氏曰虞度也○朱氏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也○鄭氏曰敦治旅衆咸同也○朱氏曰敦治而勝之也咸厥功輔佐之臣咸有功而周公亦與焉故下章言封伯禽之事

李迂仲曰春秋書郊多為大抵以為德而詩為美也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軌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騂剛犧素河反尊將將七羊反毛魚蒲包反醵側吏反羹邊豆大房萬舞洋洋季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毛氏曰王成王也元首宇居也○鄭氏曰叔父謂

召氏讀詩記卷之三十一 十一 三百五十四

釋言屆也

肇王迹所謂實始翦商者始因肇王迹之語言之
過耳聖人於武成猶有所不取者其於魯頌豈以
一言之過而刪之乎○王氏曰屆至也天命不妄
所廢興皆其至也致其至者武王也○孔氏曰至
於文王武王繼大王之業於時商家暴虐天欲誅
之武王乃致天之誅於牧野之地○鄭氏曰虞度
也○朱氏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
臨女無貳爾心也○鄭氏曰敦治旅衆咸同也○
朱氏曰敦治而勝之也咸厥功輔佐之臣咸有功
而周公亦與焉故下章言封伯禽之事

李迂仲曰
為大抵以
○○○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
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
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騂剛
犧素河反尊將將七羊反毛包蒲包反敲側吏反羹邊豆大房
萬舞洋洋季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
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
如陵

毛氏曰王成王也元首字居也○鄭氏曰叔父謂

周公也東魯國也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女首
子使爲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爲周公
後故云大開女居以爲我周家之輔既告周公以
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伯禽使爲君於東 ○鮮

于氏曰錫之山川謂境內之山川也孟子曰天子
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
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

曰附庸王制同 ○王氏曰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爲
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而周官以爲
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蓋特言其國也則儉於百里

附庸言之則爲方四百里也 李氏曰鄭氏據明
堂位謂封以七百

里欲其強於衆國其說不然詩人言大啓爾宇不
過謂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三等每
不同惟公侯皆方
百里居上等焉 ○毛氏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

謂僖公也 ○鄭氏曰交龍爲旂四馬故六轡 ○毛
氏曰耳耳然至盛也 ○鄭氏曰春秋猶言四時也

孔氏曰錯舉春
秋以明冬夏 ○孔氏曰其車建交龍之旂承奉
宗廟祭祀所乘四馬其六轡耳耳然 ○李氏曰享

祀無有差忒 ○鄭氏曰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
周公功太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
用赤牛純色天亦饗之宜其多與之福 ○毛氏曰

駢赤犧純也孔氏曰牧人云陽祀用駢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是天子祭天南

郊用赤牛純色○李氏曰皇皇大之至也明堂位曰成王

以周公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命魯公孟春祀帝于

郊配以后稷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

矣孔氏以帝謂感生帝此則泥六天之說○鄭氏

曰周公皇祖此皇祖謂伯禽也載始也秋將嘗祭

於夏則養牲福衡其角為其觸舐人也孔氏曰封

設於角衡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毛

氏曰白牲周公牲也駢剛魯公牲也孔氏曰公羊

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駢剛羣公不毛何休云白牲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

武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說文曰剛特也白牡謂白特駢剛亦特也○孔氏曰

將將盛美也犬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

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然則象尊為象形也

阮謚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腹之上畫

為牛象之形毛氏曰犧尊有沙飾也○孔氏曰鄭

尊以象鳳凰此傳言犧尊者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為娑傳言沙即娑之字也○

毛氏曰毛魚豚也孔氏曰封人祭祀有毛魚之

豚注云攔去其毛而魚之也○孔氏曰裁謂切肉○毛氏曰羹犬羹鉶羹也孔氏

羹美者煮肉汁不和鉶羹肉味之有菜和者也大羹謂大古之羹鉶羹謂盛之鉶器其大羹則盛之於

登大房半體之俎也孔氏曰大房明堂位曰周以房俎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

間有似於堂房然知是半體者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飲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殺烝如彼文次全烝謂全載牲體殺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

舞于舞也○毛氏曰洋洋衆多也○李氏曰季孫

有慶季孫得享其福○鄭氏曰俾使臧善保安常

守也虧崩皆謂毀壞也○毛氏曰震動也騰乘也

朱氏曰震騰驚動也○鄭氏曰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

王氏曰壽考之三卿為公朋也○朱氏曰三壽未詳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為三也○朱氏

曰此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國人稱願之

如是也

公車千乘繩證朱英綠滕徒登二禾重直龍弓公徒

三萬貝冑直友朱綬息簾烝之升徒增增如戎狄是

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尺志俾爾壽

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

五蓋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毛氏曰大國之賦千乘孔氏曰司馬法成方十里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與

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此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

軍之事也○鄭氏曰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

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也大國三軍次國二

軍而已○李氏曰成出革車一乘千乘之地方三

百十六里有奇包氏注論語以謂古者井田方里

為井一井為乘百里○朱氏曰英矛飾也滕繩也

孔氏曰朱英絲纏而朱染之以為矛之英飾

弓束以綠繩滕謂約之以繩非訓滕為繩

○鄭

氏曰二矛重弓備折壞也孔氏曰重弓謂內弓兵

車之濃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大國三軍合

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毛氏曰

貝冑飾朱綬綴之孔氏曰貝者水虫甲有文章也

冑謂兜鍪貝非為冑之物故知以貝為飾說文曰綬綬也然則○孔氏曰烝徒增

朱綬直謂赤綫以連綴甲也○毛氏曰庸當也

增進行之時增增然衆多○毛氏曰庸當也

氏曰懲艾也○蘇氏曰可以當戎狄懲荆舒而莫

之禦也言其強也鄭氏曰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

當戎與狄南艾荆及羣舒天下無敢禦也○孔氏曰僖四年經書公會齊侯等伐

楚楚名荆羣舒又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其伐成狄則○孔氏曰設辭慶之使汝昌大而熾盛汝

無文

長壽而富足髮有黃色之髮背有台文之背○蘇

氏曰壽胥與試者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才以為之

用也○鄭氏曰眉壽秀眉亦壽徵○孔氏曰無有

害無有患害○蘇氏曰此章言僖公治其軍旅繕

其車甲器械故其民無不欲其昌大壽考而託之

以為安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

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孔氏曰泰山之高巖巖然泰山在齊魯之界二國

皆以為望也○朱氏曰詹與瞻同○毛氏曰龜山

釋詁詹至也

詩經卷之二十一 三百八十四

也蒙山也

孔氏曰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謹竈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

云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謂顓臾主蒙山也魯晉之境內有此二山故言奄有

○鄭氏曰

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也○朱氏曰

願其有功如此

瞻韓詩外傳說苑風俗通俱作瞻

保有鳧繹

音亦

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

武伯反及

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毛氏曰鳧山也繹山也

孔氏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謂嶧山之陽有此桐木

也○毛氏曰宅居也○朱氏曰徐宅謂徐國也○

鄭氏曰諾應辭也若順也○孔氏曰莫敢不諾有

命則莫敢不應○李氏曰惟魯侯是順也○蘇氏

曰龜蒙鳧繹魯之四山其餘則東南勢相聯屬可

以服從之國也

天錫公純嘏

古雅反

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

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

祉黃髮兒齒

鄭氏曰純大也受福曰嘏○毛氏曰常許魯南鄙

西鄙

鄭氏曰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甯在薛之旁○孔氏曰桓元季鄭伯以璧假許田

相公以許與鄭

○鄭氏曰燕燕飲也令善也○朱氏曰令

妻令善之妻也壽母壽考之母也僖公娶於齊曰

聲姜母也成風○孔氏曰宜其大夫之與衆士祝

慶使與之相空也邦國是有魯之邦國僖公常保有之○鄭氏曰兒齒亦壽徵○釋文曰兒齒落更生細者也○蘇氏曰常許魯之故地而未復者也願其壽考以復魯之侵地空其室家臣庶以保有其國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音短是度待洛反是尋是尺松

桷音角有鳥音昔路寢孔碩新廟奕奕音亦奚斯所作孔曼

音萬且碩萬民是若

毛氏曰徂來山新甫山也○孔氏曰僖公修造寢廟取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於是斬斷之量度之○

毛氏曰八尺曰尋桷榱也孔氏曰桷之與榱大貌榱是椽之別名

路寢正寢也○孔氏曰奕奕然廣大○鄭氏曰奚

斯所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孔氏曰奚斯公子魚也為之主帥教

令工匠監護其事屬付工役課其章程○鄭氏曰曼修也廣也○孔

氏曰言廟甚長廣而且大○朱氏曰萬民是若順萬民之望也

闕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

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駟四篇二十三章三百四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一終

新廟毛云閔公廟也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二

商頌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

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孔氏曰祀成湯

之樂歌也成王殺武庚封微子啓於宋代武庚為商後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戴公當宣王時世本云宋

緡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父正考父是孔子七世之祖魯語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

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韋昭云各頌頌之美者鄭氏曰自正考父至孔子時又無七篇周用六代之

樂故周大師有商頌

猗於互與音余那與置我鞀音桃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

湯孫奏假反古雅綏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

假集傳音格

詩經卷之二十一

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斲音萬亦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毛氏曰猗歎辭那多也○王氏曰美商之樂歎而

多之也○朱氏曰置讀如置器之置○鄭氏曰鞀

與鼓也孔氏曰鞀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歐陽氏曰書曰

下管鞀鼓蓋自虞夏以來舊物常用者○毛氏曰

鞀鼓樂之所成也孔氏曰王制曰天子賜伯子男樂則以鞀將之注云鞀所以節

樂是樂成由鞀也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和不和是樂之所成在於鼓○鄭氏曰

簡簡和大也○毛氏曰衍樂也○鄭氏曰烈祖湯

也○歐陽氏曰湯孫斥主祀之時王爾自太甲以

下至紂皆可為湯孫不知所斥者何王爾○朱氏

曰奏假奏樂以感格于祖考也○鄭氏曰綏安也

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

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

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僂

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

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此之謂

思成蘇氏曰以是安我所思之人見其所為齊者非有也而生於其思故謂之思成○朱氏曰

思成未詳或曰思辭也安我以成也或曰安我所思無不成也按此句與下篇綏我眉壽之語相似

莫知何者為是○王氏曰淵淵深也深以言其聞之遠嘒

嘒細也○鄭氏曰磬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

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

也孔氏曰禮設樂懸之位皆鐘鼓在庭故知堂下樂也知是玉磬者以鐘鼓磬管同為樂器磬非

樂之王而云依我磬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磬也益稷曰曼擊鳴球謂玉磬也○王氏曰依我磬聲

者言與堂上之樂諧也○橫渠張氏曰玉磬聲之最和平者

養心○鄭氏曰穆穆美也於盛矣湯孫此樂之美

其聲孔氏曰穆穆然而美者其樂之音聲○歐陽氏曰其述樂而問

稱湯孫至于再三者蓋詩無定體作者之意或然

也○毛氏曰大鍾曰庸斲斲然盛也朱氏曰庸鏞通○鄭

氏曰萬舞千舞○王氏曰有奕萬舞之綴兆象大

也○鄭氏曰嘉客謂二王後來助祭者亦不夷懌

乎言皆悅懌也○毛氏曰恪敬也○孔氏曰王制

祭統言四時祭名皆曰秋嘗冬烝○蘇氏曰商人

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故

其祀成湯也奏樂以樂其烈祖成湯於是鞀鼓管

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

於九獻之後鍾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

於時王者之後皆來助祭無不和悅者○毛氏曰

恪敬也○朱氏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

執事有恪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閔
馬父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
在昔昔曰先民○蘇氏曰將奉也言湯其尚顧予
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庶幾其顧之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鄭氏曰中宗商王太戊湯之玄孫也
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商道復興故
表顯之號為中宗○孔氏曰祀中宗之樂歌也禮王
者祖有力而宗有德不毀其廟臣衡以為殷中宗周
成宣王皆以時段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
而不毀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
德之義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酌

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酸假無言時靡有

爭綏我眉壽黃耆無疆約軼初支反錯如字又衡八鸞

鷓鴣七羊反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

穰來假音格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歐陽氏曰序言烈祖祀中宗則嗟嗟烈祖者中宗

也如丙以甲為祖戊亦可以丙為祖矣湯之後世

以湯為祖中宗之後世以中宗為祖此常事也○

毛氏曰申重也○蘇氏曰嗟乎我烈祖成湯有秩

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以及爾之所鄭氏曰其

福乃及女之此所歐陽氏曰爾時主祀之主也○毛氏曰

酤酒賚賜也○孔氏曰既載清酒於樽以酌獻故

神明賜之我所思而得成蘇氏曰以昇我所思成之人猶言烝昇祖妣古

語質也○歐陽氏曰神賚成使成祀事也○鄭氏曰和羹者五味調腥

熟得節○朱氏曰戒夙戒也平平和也○歐陽氏

曰上言既載清酤下言亦有和羹乃是直陳祭時

酒與羹爾○毛氏曰醴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

也○歐陽氏曰執事之臣總無喧嘩又不交侵其

職位以見在廟之人皆肅恭而舉動得禮所以神

明錫以眉壽黃耆之福也○鄭氏曰約軹轂節也

孔氏曰軹者長轂之名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鸞在鑣四馬則八鸞諸侯

來助祭者乘象轂錯衡之車駕四馬其鸞鶴然

聲和孔氏曰考工記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篆轂約也彼言篆轂即此約軹○歐

陽氏曰約軹錯衡八鸞鶴者此始謂助祭之諸

侯也以假以享者謂諸侯既至而助祭也○蘇氏

曰溥將溥且大○歐陽氏曰我時王受天命溥將

天降豐穰使我備物而祭○朱氏曰言我受命廣

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孔氏曰從天下平安之福故獲得豐年穰

然○歐陽氏曰上云以享者謂諸侯皆來助致享

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蘇氏

曰人既助之天又應之然後庶幾祖宗來格而享

其祭報之以福曰其尚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
奉也○王氏曰祀中宗而曰湯孫者有天下以湯
故也○東萊曰及爾斯所言流慶無窮今方於爾
之所其後蓋未艾也所謂申錫無疆也亦有和羹
既戒既平儀禮載祭祀燕享每始言羹定蓋以羹
熟爲節然後行禮定卽戒平之謂也此所謂既載
清醑亦有和羹皆言祭之始也豐年穰穰言時和
歲豐祭禮得成所謂可以備物者得其一說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祀高宗也

鄭氏曰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孫之孫也有鳴雉之異又懼而修德殷道

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爲高宗云
孔氏曰祀高宗之樂歌也

王氏曰玄鳥祀高宗之詩而上頌其祖下稱其孫
子而已蓋上有以紹其祖下有以貽其孫子是乃
高宗之功矣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苾苾古帝命武湯正域
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
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糝尺志
反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
來假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福是何

毛氏曰玄鳥鳥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

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禱而生契孔氏曰釋鳥云燕燕鳥也

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色玄故又名玄鳥月令仲春玄鳥至日以太牢祀于高禘玄鳥春分而至氣候之常記其祈福之時

故言天命玄鳥 芑芑大貌○鄭氏曰契為堯司徒有功封

商○李氏曰生契而謂之商者契封於商也○鄭

氏曰自契至于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

日以廣大芒芒然○王氏曰古帝命武湯言古者

上帝命武湯也○鄭氏曰武湯有威武之德者成

湯○李氏曰正域彼四方正其四方之疆域○鄭

氏曰方命其君謂徧告諸侯也鮮于氏曰隨其所

也○毛氏曰九有九州也○鄭氏曰覆有九州為

之王也○孔氏曰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來助

祭於祭之時有大黍稷之食此諸侯於是奉承而

進之釋文曰大禘詩云大祭也朱氏曰商世諸侯多矣而止十

乘者疑諸侯當朝者歲以服數為節又使分助四

方之祭故與○蘇氏曰湯始受命以正域四方之

諸侯四方之君罔不受命遂奄九州而有之其後

世世受天命無有危始以至武丁之子孫○曾氏

曰所謂武王者皆成湯耳再言武丁孫子當念其

祖也武王靡不勝言湯無敵於天下也鄭氏謂高

武王孫子當念其

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此非所以稱

繼體守文之君况肇域彼四海殷受命咸亨豈所

以稱武丁孫子哉○毛氏曰畿疆也○鄭氏曰止

猶居也○曾氏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人於其所

歸赴則止焉商之盛時邦畿千里民所歸赴也○

鄭氏曰假至也祈祈衆多也皆來朝覲貢獻其至

也祈祈然○毛氏曰景大員均何任也○釋文曰

維河王肅以為河水○蘇氏曰其至者祈祈而多

其大而均如衆水之赴河王氏曰景與既景乃同

義河蓋武丁孫子所都也○朱氏曰咸宜無

空也○鄭氏曰百祿是何謂擔負天之多福朱氏

通○東萊曰武丁孫子指作頌之商王也武王靡

不勝而下皆稱先代之盛以勉時王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長發大禘也孔氏曰大禘之樂歌也王肅以大禘為

為大禘之詩曰雖序以為禘太祖周無四時之禘故

也今日大禘則商有四時之禘故也四時之禘為小

則禘其祖之所自出為大矣○孔氏曰王制及祭統

言春初夏禘秋嘗冬烝則夏祭宗廟亦名禘也○橫

渠張氏曰長發大禘禘其祖之所自出則帝嚳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岱岱禹敷下土方外大國
是疆幅隕音圓既長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

毛氏曰濬深也。○鄭氏曰長猶久也深知乎維商

家之德也。孔氏曰總嘆商家深智不指斥一人也。久發見其禎祥矣。

○毛氏曰洪大也諸夏為外幅廣也隕均也。孔氏曰幅

如布帛之幅故為廣也王肅云外諸夏大國也。○鄭氏曰隕當作圓圓謂周也。有娥契母

也將大也契生商也。○孔氏曰帝堯之末有大水

茫茫然禹敷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

是畫其疆境令使中國廣大均平既已長遠矣於

是時契已佐禹是其祥久見也又說商興之由有

娥方將帝立子生商謂上天祐契使賢而生有商

國也。○王氏曰有娥氏國方大之時帝立子生商

也。朱氏曰有娥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

玄王桓撥本末反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

遂視既發相息亮反土烈烈海外有截才結反

毛氏曰玄王契也。○歐陽氏曰書稱格王寧王蓋

古人往往以美稱加王爾玄者深微之謂也老氏

言玄之又玄是矣不必為黑也。孔氏曰國語云昔

我先王不窋韋昭注云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是其為王之祖故可為王非號為王也。○朱氏曰或王

以玄鳥降而生故曰玄王。○蘇氏曰桓武也。○毛氏曰撥治也

蘇氏曰契之為人武而能治。○王氏曰受小國是

達受大國是達者隨所受大小能達其道也達與

在邦必達同意

朱氏曰達通達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安也

王氏曰率履不越者循行無所踰也○蘇氏曰履

蹈也○朱氏曰言契能率履不越遂視其民則既

發以應之矣○毛氏曰相土契孫也孔氏曰殷本紀云契子昭

明昭明子相土○鄭氏曰截整齊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

契之業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

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朱氏曰其後湯以七十里起豈相土

之後嘗中衰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子兮昭假

古雅反遲遲上帝是祗諸時反帝命式于九圍

蘇氏曰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至於

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焉○朱氏曰降流生也○

毛氏曰不遲言疾也躋升也○鄭氏曰昭假昭假

上帝也○鮮于氏曰假言感假○鄭氏曰祗敬也

季氏曰式灋也○毛氏曰九圍九州也孔氏曰謂九州九圍

者蓋以九分天下各為九處若規圍然故謂之九圍也○朱氏曰湯生也應

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于

天遲遲久也言其純亦不已也○王氏曰以能祗

上帝故帝命式于九圍也式與成王之孚下土之

式同意李氏曰帝命之為法於天下也

受小球音求大球為下國綴張衛反旒何天之休不競不

練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適子由反

毛氏曰球玉也○王氏曰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所

贊之瑞也○鄭氏曰綴猶結也旒旗之垂者也孔氏

曰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是旌旗垂者名為旒也○孔氏曰諸

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繆○李氏曰諸

侯皆服屬於我此所以負荷其天之福也○鄭氏

曰不競不爭也○毛氏曰練急也優優和也適聚

也○孔氏曰又述湯不爭競不急躁不太剛猛不

大柔弱敷陳政教則優優而和故百祿聚而歸之

受小共音恭大共為下國駿音峻龐莫邦反何天之龍敷奏

其勇不震不動不難奴版反不竦小勇反百祿是總子孔反

王氏曰小共大共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毛氏

曰駿大龐厚也鄭氏曰駿之言俊也○孔氏曰鄭以為湯為下國作英俊厚德之君

朱氏曰駿龐之義未詳○董氏曰齊詩作駿驪謂馬也○毛氏蓼蕭傳云龍

寵也○孔氏曰荷天之榮寵○毛氏曰難恐竦懼

也○李氏曰又陳進其勇不可震不可動不難恐

不竦懼毅然以天下自任無有恐懼之心百福所

以總而歸之也

武王載旆蒲貝反有虔秉鉞音越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苞有三蘖五高反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

夏桀曷漢書作遏

毛氏曰武王湯也旆旗也○王氏曰曷者誰何之

謂也○鄭氏曰建旆持鉞與師誅有罪其威勢如

猛火誰敢禦我○毛氏曰苞本也○朱氏曰蘖旁

生萌蘖也言一本生三蘖也本則夏桀蘖則韋也

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湯既受命征不義桀與

三蘖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韋顧既

伐而昆吾夏桀次之此紀當時用師之序也○鄭

氏曰韋豕韋彭姓也顧昆吾已姓也三國黨於桀

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孔氏曰鄭

語云祝融其後入姓已姓昆吾顧溫彭姓豕韋則商滅之矣昭十八年左傳云二月乙卯周毛得殺

毛伯過萇弘曰是昆吾稔之○東萊曰虔敬也有

虔秉鉞敬天討也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

實左音右商王

毛氏曰葉世也業危也○孔氏曰震懼也○鄭氏

曰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倚倚而取平故以為官

名○孔氏曰昔在中間之世湯未興之前國弱而

危懼也○朱氏曰承上文而言昔在則前此矣豈

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允也天子則湯也降猶維
嶽降神之降言天賜之也卿士則伊尹也言至於
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鄭氏曰禘于太祖則功
臣與祭故言伊尹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

一章六句

殷武祀高宗也孔氏曰祀高宗之樂歌也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采而規入其阻在呂裒蒲侯荆

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毛氏曰撻疾意也荆楚荊州之楚國也孔氏曰周有天下始

封熊繹為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蘇氏曰自盤庚沒而殷

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鄭氏

曰所猶處也高宗所伐之處國邑皆服其罪截然

天齊壹○朱氏曰湯孫之緒業皆高宗之功○東萊

曰深入其阻裒荆之旅謂入巢穴其衆無所遁逃

窮而保聚如勾踐棲於會稽之類也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都氏反羗莫敢

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孔氏曰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鄭

氏曰氏羗夷狄國在西方者享獻也世見曰王孔氏

曰氏羌遠夷一○王氏曰荆楚居國南鄉比之氏

世一見於王○

蕙則近國爾成湯之時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

不致不來王謂四夷事中國乃常道也○蘇氏曰既

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

世雖氏羌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況於女

荆楚則曷敢不至哉

天命多辟音壁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音直

反稼穡匪解音解○鄭氏曰多衆也衆君諸侯

也來辟猶來王也○蘇氏曰荆楚既服天命諸夏

之君凡建國于禹績者咸以歲事來見於王以祈

王之不譴曰予稼穡匪懈庶可以免咎矣○李氏

曰言夷狄率服則天下無事所先者農事耳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

封建厥福

毛氏曰不僭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鄭氏曰遑

暇也○朱氏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

命之降監皆在下民則下民有嚴矣惟不僭不濫

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下國而封建厥福蘇氏曰

所當此高宗所以受命中興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以保我後生

毛氏曰商邑京師也○鄭氏曰極中也商邑之禮

俗翼翼然可則做乃四方之中正也孔氏曰翼翼然禮讓恭敬

孔氏曰赫赫顯盛也聲美聲也濯濯光明也靈神

靈也○朱氏曰赫赫厥聲濯濯厥靈言高宗中興

之盛如此壽考且寧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

九年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

以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音短是遷方音陟斷音反是虔松

桷音角有挺音連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孔氏曰景山大山也朱氏曰春秋傳云商湯有景亳之命而此言陟彼景山蓋

商所都之山名爾詩亦言景山乃商舊都也○毛氏曰丸丸易直也遷

徙也挺長貌○鄭氏曰旅楹衆楹也○朱氏曰寢

廟中之寢也○鄭氏曰升景山掄材木取松柏易

直者斷而遷之孔氏曰謂徙之來歸也○孔氏曰又方正而

斲之○朱氏曰虔亦斷截○孔氏曰以松為屋之

榱桷有挺然而長桷者椽也椽以長為善陳列其

楹有閑然而大○朱氏曰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

此蓋廟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

舊說美高宗脩寢廟崇上章言保我後生此言為宗廟高宗之詞朱傳當美高宗

句

那五篇十六章五百十四句



